

# 梦中的思念

■余焯辰

一个夏日的深夜，呜咽声把我自己惊醒，睁开眼睛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。在梦中，我又见到了爷爷。

梦里我站在暮色笼罩的田地里，远远地，看到一位老人在弓着腰锄地，老人说：“辰辰，是你吗？你等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家给你做好吃的……”其它的话语我都听不清，但我能听出来那是爷爷的声音，他的声音浑厚而有力，琐碎而充满关怀。我欣喜地听着，张望着，抬起步子努力向前靠近，但倏忽间，一片白茫茫的雾笼罩在我们之间，老人不再说话，渐渐地消失在大雾里……

梦里的重逢，最为真切，也最让人遗憾，醒来我对爷爷思念更深。

爷爷是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，生活中他喜笑颜开的时候不多，但只要和孙子们在一起时，他紧皱的眉头就舒展了。他爱孙子，把我们当成心肝宝贝，而我们也像喜欢“葫芦娃爷爷”一样，深深地爱着他。

在我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，爷爷患上了癌症，时日无多。爹说：“要想抗癌，心态很重要。你不能跟爷爷说，他岁数大了，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”我把头沉沉地埋下去，含着泪咬着嘴唇答应了爹。

在暑假的那段时间，我陪爷爷到医院复查，陪他在阳光下散步，陪他听耳熟能详的梨园小曲儿。转眼已是9月，到了我去市里上高中的日子。离家的那一天，爷爷的病情又恶化了，但不论爹怎么劝让他在家休息，他还是铁了心要从七层高的楼缓缓挪步下来送我。站在楼下，爷爷满脸慈爱地看着我，用粗糙而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辰辰，好好学习噢，住校如果不习惯，多回来跟爷爷聊聊，爷爷等着你！”

闻听此言，我的心里发酸，眼睛涩涩的，使劲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一定的，爷爷！”

那时到市里要坐渡轮过江，上船后我紧紧抱着书包，像抱着一颗揪着的心。可是那年秋天，在无尽的牵挂中，爷爷还是离我们而去了。

第二年的清明节，爹带我回老家给爷爷烧纸。大山里的苦雨淅淅沥沥，一遍遍地冲刷着路旁的野花野草，我步履沉重地走在老家的路上。拨开带着雨水的芭谷林，我看到了爷爷的坟墓，灰得安静，静得哀伤。

爹给爷爷带来了他生前最爱喝的芭谷酒，一边往坟前倒酒一边说：“爹，辰辰来看您了，您在地下安心。”我缓缓跪下，在地上磕了三个头，润湿的土地一会儿就积了一窝浅水。沉吟了片刻，我说：“爷爷，我想您了！我在学校里一切都好，您在那边也安心心的。”

《寻梦环游记》里说：“死亡并不可怕，遗忘才是最终的告别，请记住你爱着和爱过的人。”从这个角度讲，爷爷从未离开过我，我和爷爷从来没有告别过，他一直在我的梦中。

# 养马的父亲

■徐志海

父亲去世时我年仅3岁，对他的容貌完全没有印象，但从我记事起，常听叔伯们讲起父亲——一个养马、驭马高手。他们聊到父亲的往事时无不眉飞色舞，生动的场景竟如放电影一般活灵活现在我的眼前，使我有亲历现场之感，以至于时隔多年仍清晰如昨。

那时候父亲还没成家，买了一匹青灰色的高头大马跑活路。此马性烈，当原主人解下缰绳交给我父亲时，它立刻挣脱缰绳，撒开四蹄向前狂奔，随后前蹄跃起，后腿紧绷，向追赶而来的父亲扭头打了个响鼻，继而引颈长啸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。

旋即，只听“啪啪”几声脆响，牛皮马鞭在青灰马的背上快速弹跳着。青灰马抖抖身躯，棕毛立刻倒竖。父亲扎起马步，把食指和拇指含在嘴里，吹出口哨，接着搬来大石头踩上去，纵身跃上马背，顺手在马脖子上系了个铃铛。

那马的响鼻更重了，跳前蹄，跃后腿，头颅来回摆动着，脖子上的铃铛响个不停。

父亲又是几记响鞭，并拉紧缰绳，双腿一夹马肚，一声“驾”字吼出，那马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——它被彻底征服了。

父亲爱马疼马胜过爱自己，炎炎夏日每天都要陪马到河里洗澡，不曾想因此救下一条人命，也成就了一桩姻缘。

那天中午，别人还在午睡，父亲和他的马到一个叫二道沟的河段戏水。上岸后，父亲把马牵到树荫下吃草，自己则光着膀子躺在沙滩上晒太阳。

二道沟河岸边有一家姓胡的，这天家中只有姐弟俩，姐姐十八九岁，弟弟八九岁的样子，在门前井台边玩耍。突然，弟弟一不留神，“噗通”一声摔进井里！姐姐吓得面如土色，带着颤抖的哭腔连呼“救命”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打西边窜出来一个光头小子，二话没说就纵身跃入井中。

水井边迅速围满了人，大伙皆伸着头往井里看。有人叫道：“小伙子，井水凉啊，你找到人没有？”

“找到了，快把我拉上去！”

井口伸下来一根又长又粗的草绳，众人七手八脚把他俩拽了上来。

“赶紧人工呼吸”“快掐人中”“快做胸压”……农村人手足多，办法杂，折腾了好一阵子小孩还没反应。

姐姐慌得几乎要晕倒了。喘着粗气的光头一声口哨，青灰大马哒哒哒跑了过来。

光头说：“快把这娃抱到马背上墩一墩，兴许就醒了！”

“快，快！”众人把溺水的男娃抬上马背。

在光头的口令下，那匹马跃跃前蹄，向前蹦跳了几步。奇迹出现了：那个落井的男孩从嘴里喷出一口水来！人们赶忙把他从马背上抱下来掐人中，不一会儿，小孩就睁开了眼，醒啦！

小男孩的姐姐双膝跪倒在光头面前，连连磕头，口中不断地说着“谢谢”，哭成了泪人。有人去哄她，她不起来。光头看着她乌黑的头发，梨花带雨的面容，蓦地害羞起来，也不好意思去拉她。

有个老头问了光头的名字，打听他成家与否。光头说他叫徐龙江，是个单身汉。

老头说：这娃是个好人，给你说个媳妇吧。你看她行不行？说着把手指向跪着的那个女孩。

后来，光头便成了我父亲，那女孩就成了我母亲。

可叹的是父亲和母亲没能相伴到老，父亲刚刚四十岁出头，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，撇下了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我。那是1988年冬月，也是一个龙年，那年我3岁，如今我39岁。

每逢清明上坟，我总会把父亲这些往事讲给孩子们听，教导她们要像爷爷一样做个正直善良的好人。我想，天堂的父亲肯定还在洒脱地养马，听见我的话必然会跃马扬鞭，得意地笑吧！



# 要强的奶奶

■李政俊

临近清明，远在外地打工的三叔发来消息，说又梦见了奶奶，叮嘱我清明祭祖时一定要记得带上三婶。其实即便没有三叔的提醒，我也会在清明节前与家人们商量好祭扫日期，一起去看看孤身长眠在远山的奶奶。

对于清明，在奶奶离开我们前，我只把它当做普通的二十四节气之一。即便偶尔跟随父辈一起去家族墓地祭扫先祖，也觉得这只不过是年年重复的程序性动作。清明时节，太爷爷墓地附近的竹笋、椿芽才是我所惦念的。彼时的清明祭祖于我而言，或许称之为春游更为贴切。奶奶去世后的这三年，每年临近清明，家人们总是提前准备好祭扫用品，商量好日期一起去奶奶坟前祭扫。跋山涉水来到奶奶坟前，父辈们用砍刀、锄头清理周围的灌木杂草，抑或用铁锹往坟头上添几锹新土，而我总会静静地伫立在坟前，回想着奶奶生前的点点滴滴……

奶奶少时家境贫苦，性格却极其刚毅，一生要强得很。爷爷和奶奶养育了四子二女，爷爷年轻时是村医，天天忙着出诊看病，无暇照顾家里，用奶奶的话说这些子女基本上都是靠她一手拖大的。

小时候经常听村里老人讲起我奶奶年轻时的勇敢，据说在一个寒冬的夜晚，一只金钱豹翻进奶奶家猪圈拖走了一头猪崽。奶奶听到声音后从被窝里爬起来追了出去，最终追了几里路在豹子放下猪崽换气时抢回了猪崽。小时候我问过奶奶当时怕不怕，她说当然怕，但她更怕孩子们过年没有肉吃！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即便她的子女们都已各自成家，奶奶仍是大家族的一家之主。每逢去远处赶情送礼，奶奶总是会带上我。她会告诉我如何称呼长辈，哪里是上席，酒席上要讲哪些礼节。奶奶待人处世很讲究，她通过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中国传统的礼仪。

慢慢地，我长大了，去远处求学。奶奶在老家逢人便夸我学习好、有出息，那时的我肯定是她眼里的骄傲吧！每次我给她打电话，电话那头她总是雷打不动的三句话：“我跟你爷在屋里都好，莫担心；外头复杂，你处处要过细；不说了，电话费贵！”

奶奶病重之前，心里有预感，她说无论如何都要跟爷爷回老家住上几天，用她的话说是回去“辞路”的。从老家回来后，她渐渐记不住事儿。在她完全“黄昏”之前，她想见的儿孙、子侄都陆陆续续赶回来见了她。

那段时间，我正处于人生低谷期，但庆幸的是，能长时间陪伴在她身边，送她最后一程。即便在病中，她也放心不下我，总是开导我：“做人难，但也不会一直难下去。”

奶奶的一生还算圆满，用老家的话来说，她“修积”得好，走之前没有受太多病痛的折磨，离开时，四子二女、十个孙子、六个重孙都在身边。

奶奶埋葬在爷爷老屋场的家族墓地，因建电站，附近人都迁走了，每每想起，总是感觉她在孤独地守着老家……

